

日本〈菊花之約〉與中國〈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之比較

邱 湘 惠

國立宜蘭技術學院人科中心

摘 要

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可以說是一衣帶水，密不可分。除了文字借用中國的漢字外，在文學上受到中國的影響更是深遠。尤其日本最早的文學作品如西元七一二年的《古事記》；七二〇年的《日本書紀》和七五一年的詩集《懷風藻》等均以漢文撰寫。到了江戶時代中葉更有所謂「翻案文學」的產生。由九篇短篇小說所組成的《兩月物語》一書，更是當時「翻案文學」中，怪異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卷二〈菊花之約〉即以中國明代小說〈范巨卿雞黍死生交〉為範本而加以改寫。雖然在語詞、故事情節內容上與中國有許多雷同之處，但其表現的意義和功用卻不完全一樣。本文試從形式上與內容上作一比較，以探討〈范巨卿〉的故事在中國的演化及傳入日本後，作者在其本身的文學素養、社會環境與民族習性的影響下，如何再重新組合、創新為適合日本國情的故事內容。

關鍵詞：菊花、兩月物語、范巨卿、死生交

A comparison of
The Appointment of Chrysanthemum and
Fan Ju-ching's Life ad Death Friendship for Chicken and Corn

by Hsiang-Huey Chiu

Human Science Center at National Institute of I-lan Technology

Abstract

Japan and China have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Besides borrowing Chinese characters, it also owes a deep and far influence to China. Some earliest Japanese literature works, such as *The Ancient Chronicles(KOZIKI)* in year 712, *Japanese Chronicles (NIHONSHOKKI)* in 720, and the poetry anthology *KAIHUSO* in 751 were all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Up until the middle of Edo, the so-called “renovating literature” was born. *The Stories of Rain and the Moon (UGETSUMONOGATARI)*,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ing work among all the fantastic and ghost fictions. Especially for the second volume, *the Appointment of Chrysanthemum*, was apparently adapted from the novel, *Fan Ju-ching's Life ad Death Friendship for Chicken and Corn*, produced in Ming's Dynasty.

Although the wording and the plots were very similar to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meaning and its functions that Japanese one presented were rather different and unique. This study trie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Fan Ju-ching's story in China and how it was rearranged and renovated into a fit-for-Japanese story by the Japanese author with his own literature accomplishment under the Japanese social and folk customary influence.

Keyword : Chrysanthemum, Ugetsumonogatari, Fan Ju-ching, Life ad Death
Friendship

一、前 言

我們常引以自豪認為日本文化是得自中國文化的薰陶，但事實上，由於兩國自然環境、歷史背景和天生民族素質的差異，就好像一塊布經過了剪裁；樣式的設計後，在中國成了「旗袍」，在日本則成了「和服」一樣，中國文化經過日本的吸收、咀嚼和消化後，已創造出一個新的精神，而這種新精神自然的反應在日本的文學作品中，於是引發我們研究的動機。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與 菊花之約 兩篇同樣是以信義為主題的短篇小說，自古以來，信義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也是中國人所信守的做人原則，而在日本的武士社會中，「信義」更是武士們的信條之一。雖然隨著時代的不同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儘管對信義的堅守產生動搖，但以信義為主題的故事與事蹟，卻一直為社會的典範，令人頌揚千古。

二、中國的〈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以下簡稱 范巨卿）是明代小說家馮夢龍編著《古今小說》卷十六的一篇白話小說，馮夢龍後來將《古今小說》重加校訂、刊補，改稱為《喻世明言》，與《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俗稱「三言」，所收的一百二十篇作品中有一部份是宋元舊篇，一部份是明代文人的新作，也有小部份是馮夢龍的擬作。其內容複雜；題材廣泛。根據胡士瑩先生《話本小說概論》（註一）的分析，「三言」的題材可以分為四大類；「歌頌市民群眾的道德、斥責背信棄義的行為」是為其中之一，而本篇則堪稱為此類的代表。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一文乃描寫二位素昧平生之人，於赴京應考途中相識，最後更以身死堅守二人信義之交的故事。其概要如下（註二）：

種樹莫植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亦離。
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枝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春。這篇言語，是結交行，言結交最難。

漢明帝時有一秀才姓張名劭，字元伯，是汝州南城人。家本務農，年三十五，不曾婚娶，有一老母，年近六十，並有一位弟弟張勤，努力耕種。時漢帝求賢，劭至東都洛陽應舉，投宿旅店，楚州山陽商賈范式字巨卿亦在店中，害了瘟病待死。張劭見義勇為；遂棄功名；延醫救治；早晚並備湯水粥食，直至范式能起行立。自此兩人情如骨肉，遂結為兄弟。式年長五歲，張劭拜式為兄。時過半年，范式思歸，二人酒肆共飲，問酒家方知當日是為重陽佳節。分手時范式曰：「...來年今日，必到賢弟家中，登堂拜母，以表通家之誼。」張劭曰：「當設雞黍以待，幸勿失信！」范式又曰：「焉肯失信於賢弟耶？」。至期，張劭在家宰雞吹黍，以待范式。候至更深，劭倚門如醉如癡，風吹草木之聲莫是范來，皆自驚訝。直至三更時分，隱隱見黑影中一人隨風而至。劭視之，乃巨卿也。劭大喜，殷勤詢問，范式並不答話，僵立不語，但以衫袖反掩其面，劭乃自奔入廚下，取雞黍並酒，列於前面，但見范式於影中以手綽其氣而不食。並告張劭曰：「吾非陽世之人，乃陰魂也。因自別後為妻子口腹之累，溺身商賈中，被蠅利所牽，忘其日期，直至今蚤鄰右送茱萸酒至，方知是重陽。想山陽至此，千里之隔，非一日可到，若不如期，賢弟以我為何物？雞黍之約尚自爽信，何況大事乎？」尋思無計，常聞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遂囑付妻子曰：「吾死之後，且勿下葬，待吾弟張元伯至，方可入土。」遂自刎而死。魂駕陰風，特來雞黍之約。萬望賢弟憐憫愚兄，不以千里之程，肯為辭親到山陽一見吾屍，死亦瞑目無憾矣。」言訖，范式淚如迸泉，急離坐榻，下階砌。劭乃趨步逐之，不覺忽踏了蒼苔，顛倒於地，陰風拂面，不知巨卿所在。張劭放聲大哭，並拜別母親，前往山陽弔喪。及至山陽，知巨卿靈柩已往郭外下葬，遂奔至郭外，見一婦人告之曰：「雖夫主交待：「死後且不可葬，待元伯來見我屍，方可入土。」但因今日已及二七，因此扶柩至此，眾人拽棺入金井，並不能動，因此停住墳前。」元伯聞後，乃哭倒於地，弔祭之後曰：「兄為弟亡，豈能獨生耶？」言訖，舉佩刀自刎而死。本州太守聞之，將此事表奏，明帝憐其信義深重，兩生雖不登第，亦可褒贈，以勵後人。范巨卿贈山陽伯；張元伯

贈汝南伯。墓前建廟，號「信義之祠」；墓號「信義之墓」。巨卿子范純綬，及第進士，官鴻臚寺卿。

三、〈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之淵源演化

中國文學作品中有關范巨卿、張元伯二人的朋友信義之交的故事，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晉代《搜神記》卷十一的「山陽死友傳」（成立於西元三百年左右），全文共由三百六十八個字所組成，內容最為簡明，實為後來各篇的基礎範本，茲將全文抄錄如下（註三）：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日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溫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鄧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垂纓、屣履而呼之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驅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乏，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塚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本篇內容已道盡朋友之間的信義情誼，如范式與張元伯在告歸鄉里前對張元伯約定「二年後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二年後果然履行諾言前來升堂拜飲，然後盡歡而別。之後元伯病逝，託夢范式前往奔喪，范式夢見乃「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驅往赴之。」，這

是君子一言九鼎，嚴守信用的表現。元伯引葬後，范式「遂留塚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此則朋友盡義的行為。其次是南朝《後漢書》卷八十一「獨行列傳」的「范式傳」和《後漢通俗演義》第二十六回「送友喪范式全交」（註四），這兩篇前半段的內容與「山陽死友傳」的相同，惟僅後面再加了一段描述范巨卿在完成元伯的後事之後，到了京師，並為同為太學但未曾謀面的陳子平料理後事以及遇見友人孔嵩的經過。後范式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元朝宮天挺雜劇《范張雞黍》的內容則亦是范式與張劭二人的生死之交，惟背景卻是元代仕途的中阻。作者筆下的范巨卿剛直激憤，嫉惡如仇，對賢愚不辨的官場大加撻伐（註五），不苟仕進而以隱逸為高。後元伯病死，巨卿遠道至其家代為料理喪事，太守重其義，薦他為官（註六）。

由《搜神記》到《後漢書》主要內容都在敘述范巨卿的待友情操，對熟識的張劭或對未曾謀面的陳子平也一樣，一再強調范巨卿是一位可以託死的烈士，對張劭則沒有特別的敘述。兩篇的內容大致沒有很大的變化。元代時的范式則儼然成了宮天挺的寫照。到了明代，由於說話的盛行，說話人為了吸引觀眾，順應市民趣味，反應當時社會情況，「范式傳」一文文體已衍變成話本的形式。筆者所看到的明·洪梗編撰《清平山堂話本》「敬枕集」上的「死生交范張雞黍」一文（註七），其前段內容在「張母弟與同伏罪，范搖手止之……」以前和中段張劭為范巨卿寫的祭文部份均已殘缺，並引用《古今小說》的「范巨卿雞黍死生交」的內容銜接起來後，全篇的內容可以說與「范巨卿雞黍死生交」的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在「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中每一個段落均會附有「以詩為證：」的詩句，作為各段落故事情節發展的提示或總結。

四、〈山陽死友傳〉與〈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之比較

從「山陽死友傳」到「范巨卿雞黍死生交」，除了文體已由精鍊簡短的記載衍變成話本的形式外，對原文亦作了重大的改寫，整個故事情節均有新

的發展。試以人物安排、主題、題材內容、社會意識說明其異同：

(一) 人物安排：

《搜神記》中的主角范巨卿與張劭都是太學生，張劭有一老母在堂，另有兩位好友。《古今小說》中則將范巨卿的身份由太學生改變為一位商賈，已有妻子，這是關鍵性的改變。而張劭則同樣是一名讀書人，亦有一老母在堂，另外還有一位弟弟，平日努力耕種以供二膳。這是配合當時商業發達，商人階級抬頭的社會背景。而張劭另有一位弟弟可以照顧老母，這或許是不致使他最後因隨范巨卿而去，棄寡母不顧而淪為不孝之名，所作的安排吧！

(二) 主題：

由《搜神記》中，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以及『古今小說』中的劭曰：「大丈夫以義氣為重，功名富貴，乃微末耳。」及母曰：「功名事皆分定，既逢信義之人結交，甚快我心。」，又「巨卿信士也，必然今日至矣，安肯誤雞黍之約？」及「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等可以看出兩篇同樣是以「信義」為主題。

(三) 題材內容：

在《搜神記》中范巨卿乃是履行約定之人，他如期赴約，後元伯病死，范式相信夢中元伯所託，為其奔喪。並遂留止塚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但『古今小說』中的范巨卿則因經商耽擱，不及趕赴張劭的雞黍之約，最後不得不自殺身死變成陰魂，以圖「日行千里」赴約。而張元伯則一開始為照顧范巨卿即放棄功名，後得知義兄「為信義而亡」，也不遠千里趕往送葬，適與『搜神記』中的范巨卿為張劭奔喪的情節相反。最後更以死相報，以酬邀約，加深了「死生交」的意義，此為兩篇最大的不同之處。

(四) 社會意識

小說的演變由簡入繁，小說的功能則有反應社會現實的作用。從兩篇所表現的，可以看出同樣是肯定友情的可貴。《古今小說》中的朋友信義之交更得到社會與國家的讚揚，如范巨卿贈「山陽伯」，張元伯贈「汝南伯」。墓前建廟，號「信義之祠」，墓號「信義之墓」。而巨卿子范純綬更及弟進士，

官鴻臚寺卿，完成其父的夢想。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經過朝代的更替，中國人相信神仙、鬼怪以及人死後仍存在超自然能力的觀念，卻始終沒有動搖。尤其在《古今小說》中，作者以范巨卿深信人死靈魂能日行千里和張劭相信夢中的真實性等這種社會上普遍認同的神怪思想，而將「范巨卿」的故事推展開來，以闡揚信義的重要。

五、日本的〈菊花之約〉

明代的白話小說大部份都是以前人之作加以改編，在日本與明朝同屬一時期的江戶時代，同樣的繼流行翻譯中國小說之後，亦掀起一股以中、日小說或史實為背景而加以改編小說的風潮，亦即所謂的「翻案文學」。特別是到了江戶時代中葉，頗有漢學修養的日本國學者都賀庭鐘著有《古今奇談英草紙》、《繁野話》、《莠句冊》等讀本小說，其內容多取材於我國的《警世通言》、《今古奇觀》等，可以說是江戶中期小說的創始作家。而秋成受其影響，於一七七六年出版的《雨月物語》是為日本怪異小說的最高作品之一。

在前面幾章，筆者探討的是「范巨卿」縱的演化過程，本章則將由橫的發展來比較「范巨卿」的演變情形。「范巨卿」一文在中國的演化止於《古今小說》，接著隨著《古今小說》的傳入日本，使「范巨卿」再度復活，並以新的面貌登上日本文壇。《雨月物語》第一卷中的「菊花之約」，即是作者上田秋成以日本戰國時代（註八）為舞台，參照「范巨卿」一文及中、日古典書籍史實改寫而成的日本版「范巨卿」。其內容大概譯述如下（註九）：

青青春柳，莫植家園中，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亦離。楊枝逢春染新綠，輕薄人兒無還期（1）。

戰國時代，播磨國加古地方有位儒者名叫丈部左門，安於清貧，終日與書為友，有一老母（2），節操比美中國孟母；另有一位妹妹，嫁佐用氏為妻。一日左門到鄰居友人家談古說今，忽聞隔房傳來痛楚聲（3），問友人，得知乃一位武士前來借宿，不幸因高燒（4），不能起臥，已過三、四天，左門欲探望，為友人所勸阻曰：「流行病會傳染，我且不讓家人去看他。」（5）左

門笑曰：「死生有命，安有病能過人之理。」(6)於是推門而入(7)，果見病人因病重，面黃肌瘦，好像很痛苦的橫躺在舊被上(8)，看到左門直叫要水喝(9)左門遂扣頭曰：「君子勿憂，吾當竭力救之。」(10)於是和友人商量後自己調配藥方，藥餌粥食，親自供奉(11)。病人感激著說「你我素昧平生，卻能如此救治我，我將報答於你」(12)。

武士受到左門的悉心照料，病情漸有起色(13)，於是說出自己乃出身於出雲國的松江地方，名叫赤穴宗衛門，懂兵學，為富田城主鹽治掃部介之軍師。被選為密使，派到近江的佐佐木氏綱期間，前富田城主尼子經久與山中黨相謀，於除夕夜攻佔富田城，城主掃部介戰死。出雲國本為佐佐木氏的領國，掃部介是代護官，赤穴曾勸佐佐木援助三澤、三刀尾的豪族以討伐尼子，但是佐佐木因膽怯不敢出兵，赤穴見不可久居，故悄悄離開，未料於中途患病，幸得左門相助得以痊癒，並與左門朝暮相隨，進而結為兄弟。赤穴比左門大五歲，因此受左門一拜，以兄待之(14)，並且對左門說：「我的父母早已過世，既然你我結拜為兄弟，汝母即吾母，我應該去拜見她。」(15)二人回到家裡，母親很高興的說：「吾兒無能，所學不能為世所用，所以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現在拜你為兄，希望你能好好教導他。」赤穴感激的說：「大丈夫以義為重，功名富貴乃微末耳。」(16)

不知不覺到了初夏，赤穴欲返鄉探聽富田城的動靜，左門問赤穴何時歸來，赤穴回答：「光陰似箭，但最遲也不過秋天吧！」，後在左門的一再追問下，與左門約定重陽節(17)為二人再會之期，左門則說將以菊花薄酒款待(18)，就這樣離情依依的，赤穴辭別了左門母子。

光陰迅逝(19)，下枝的茱萸染上了紅色，牆邊的野菊艷麗的開著，是到了九月的季節了。九月九日當天左門早起灑掃草堂，剪了黃菊白菊二枝三枝的插在小瓶中(20)並準備酒菜，迎接赤穴的歸來。其母勸說：「出雲國在山陰的盡頭，距此相隔百餘里，赤穴不一定今天準時來，待其來再準備不遲。」左門答說：「赤穴是重信義的武士，一定會守約的，若等他來再忙著準備，那顯得不夠誠意。」說完就去買美酒和鮮魚作料理(21)。

這一天，天氣晴朗，千里無雲（22），路上行人多，偶然間聽到有人說好像誰要進京去，又說這麼好的天氣是作生意的好預兆，另外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武士對同行的一位二十多歲的武士埋怨道：「海面這麼平穩，早知道如果一早從明石出發的話，現在也該行駛到牛窗港了，年輕人反而膽小，白白多浪費錢。」年輕人答說：「因聽說上次殿下去京都，從海路由小豆島到寶津時遇到風浪，情況淒慘，所以害怕發生同樣的情形罷了。請息怒，過了漁橋就可以嚐到好吃的蕎麥麵了。」另外也聽到一位馬僮對著馬生氣的說：「笨馬，沒長眼睛是不是？」然後一面慌張的按著馬鞭，一面加快腳步追趕馬匹。左門見已過中午，仍不見赤穴到來，直至夕陽西沉（23），只見行人們個個加快腳步，急著找尋投宿的地方。左門的心情如癡如醉（24），老母見狀勸說：「赤穴雖不會像秋天的天空一樣善變，但也不一定今天趕到，...還是先進屋休息，明天再等吧！」，左門不便拒絕（25），即先請母親進房休息。但因恐赤穴的到來，又再次走出門外觀望。看見銀河耿耿（26），月光獨照，頗顯孤寂，聽到狗叫聲（27），高砂浦的海浪聲亦清晰可聞，月亮已入山際，天色已暗（28），左門至此才死心的正想要進屋時，突然隱隱見黑影中一人隨風而至，仔細一看，竟是赤穴宗右衛（29）。

左門雀躍欣喜說：「小弟自早直候至今，吾兄果然如約趕到（30），請先進屋來吧！」，赤穴並不答話（31），左門引他至客廳，使其高座正位（32），並欲請老母出來時，赤穴搖頭止之（33），依然不語。左門又說：「吾兄日以繼夜趕路，身心勞困，先飲一杯再請歇息。」於是左門溫了酒，準備下酒菜，但赤穴以衫袖反掩其面，以手綽其氣而不食，於是左門再說：「酒餚雖微，乃左門之心意，吾兄請用。」（34），赤穴仍不回應，長嘆一聲才終於開口說：「不瞞您說，吾非陽世之人，乃陰魂也。」左門大驚道：「兄何故出此怪言（35）」赤穴回答：「自與賢弟別後，回到故鄉（36），那裡的人已歸順尼子經久，我的堂弟赤穴丹治亦勸我歸順並將我引薦給尼子，果然尼子貌似萬夫匹敵之英雄，但對訓練士兵之軍師心存疑忌，為兄以為亦非久留之地，便以與賢弟有菊花之約為由準備離開，熟知遷怒尼子，遂命表弟丹治將我監禁直

至今日。心想若對賢弟毀約，賢弟將以我為何物（37），苦尋無計，忽記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里，魂能行千里』，於是自刎而死，乘今夜魂駕陰風，特來赴約，望賢弟憐憫愚兄。」言畢淚如迸泉，便急離坐榻（38），左門連忙阻止，但覺陰風拂面，瞬間不見赤穴蹤影（39）。左門伏地放聲大哭，母親為其哭聲所驚醒，起身至客廳，但見酒餚陳列，左門哭倒於地，問其理由，左門自顧泣不成聲，沒有回答（40），母親勸說：「如果你怪赤穴沒有赴約（41），即使等到明日他才趕到，也不能有所怨言」這時左門才說：「赤穴已趕來赴約了，剛才我以準備的酒餚迎接，他再三婉拒（42），並說出他因被囚禁無法赴約，乃自刎而死，陰魂百里，來此履約」（43）母親安慰說：「所謂囚人夢赦，渴人夢漿（44），你大概也如此吧！」左門搖頭道：「絕非夢也，赤穴確實來過了。（45）」說完又俯首大哭。

第二天，左門拜辭母親說：「吾自幼專研學問，於國不能盡忠，於家不能盡孝，徒生於天地之間，而吾兄一生為信義而終，我應到出雲為兄埋葬遺骨，以全大信，母親請自善保尊體。（46）」母親說：「吾兒到了出雲，希望早日歸來（47），切勿使今日相別成為永別。」左門答說：「生如浮漚，死生之事旦夕難保（48），我會儘快回來。」告別了母親，左門又到佐用氏妹妹家，請其代為照顧母親後，便啟程出發。

沿路上，饑不擇食，寒不思衣，雖夢中亦哭（49）。十日後，終於抵達富田城，徑至赤穴丹治家（50）。並對丹治說：「在古代中國的魏國宰相公叔座回答魏王問到有誰能接替其宰相之位時說：『商鞅年輕又具奇才，乃最佳人選，陛下若不能用他，寧可把他殺了，也不要讓他逃到國外，否則將來必成本國禍害』，而另外他又告訴商鞅說：『我已對陛下推薦你，陛下或不接受，故告訴他，若不用你，則當殺了你，這是先君而後臣之道，你趕緊離開此地吧！』」丹治一言不發，左門乘勢再說：「吾兄感恩鹽治氏，不仕尼子，這是信義武士應有的操守，你身為武士卻不能堅守信義，忘恩於鹽治氏而成為尼子的家臣。反觀吾兄為赴菊花之約而捨命，這是信義最極致的表現。你為了討好尼子經久，致使自己兄弟死於非命，是沒有信義的行為。尼子監禁

吾兄，理應念及與吾兄多年的情份，學習公叔座對商鞅所盡的信義，然而你卻只顧本身的榮達利益，喪失了武士應有的風範，這是尼子一家的作風吧！也是吾兄不能留下的理由。今日我特來此地，回報吾兄之信義，而你將永遠留下不義的污名。」語畢，左門隨即拔刀向丹治砍去，丹治當場倒地，引起家臣們一陣騷動，左門乘機脫逃。尼子知道這件事後，對左門、赤穴二人的信義之交深為感動，因此下令不准追捕左門。啊！結交莫結輕薄兒，其意在此！

六、〈菊花之約〉與〈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之比較

菊花之約 在形式上整個情節發展的架構和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幾乎可說是一樣的。兩篇都是從一開始的以篇首詩提示主題，接著依序是主角身份的介紹 二位主角的不期而遇 在患難見真情的情況下，建立深厚的友誼，最後結為兄弟 離別時約定再會的日期 主角一人因事耽誤約定，惟深信鬼能行千里，遂自殺赴約 另一人則基於信賴，苦苦等候 相信鬼魂來到，並予以回報 二位主角的信義之交同受褒揚。除此外，由譯述的內容中所標示的題號，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出 菊花之約 從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中引用的文句有五十處之多，其中更有整段是直接翻譯的(參照附表)。而由故事發展的順序與內容來看，兩篇更有大部份是相同的：

一、以同一首篇首詩引言

「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亦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枝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春。」

「范巨卿」在故事的一開始即以一段篇首詩提示故事的主題。而在《雨月物語》的九篇短篇小說中， 菊花之約 是唯一有篇首詩的短篇小說。加上故事內容發展順序的雷同，我們可以說 菊花之約 是以明代的《古今小說》中的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為主要範本而改寫的，應屬無疑。

二、因照顧病人而相識並進而結拜為兄弟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劭曰：「死生有命，安有病能過人之理？吾須視之。」小二勸不住，劭乃推門而入。見一人仰面於土塌之上，面黃肌瘦，口內只叫救人...，遂扣頭邊而言曰：君子勿憂...吾竭力救之。...其人曰：若君子救得吾病、容當厚報。劭隨即挽人請醫用藥調治。蚤晚湯水粥食。劭自供給數日之後、汗出病減、漸漸將息、能起行立。范式自此與張劭情如骨肉，結為兄弟。式年長五歲，張劭拜式為兄。

菊花之約：

左門笑曰：「死生有命，安有病能過人之理。」於是推門而入，果見病人因病重，面黃肌瘦，好像很痛苦的橫躺在舊被上，看到左門直叫要水喝，左門遂扣頭曰：「君子勿憂，吾當竭力救之。」於是和主人商量後自己調配藥方，藥餌粥食，親自供奉。病人感激著說「你我素昧平生，卻能如此救治我，我將報答於你」。...赤穴的身體完全康復後，和左門也成為好友，二人朝暮相隨，相談甚為投機，感情日深，進而結為兄弟。赤穴比左門大五歲，因此受左門一拜，以兄待之。

三、相約在重陽佳節再會：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不覺半年，范式思歸，...二人酒肆共飲，...問酒家方知當日是重陽佳節，分手時范式說：「來年今日，必到賢弟家中，登堂拜母，以表通家之誼。」張劭曰：「但村落無可為款，倘蒙兄長不棄，當設雞黍以待，幸勿失信。」

菊花之約：

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到了初夏，赤穴欲返鄉探聽富田城的動靜，左門立刻問赤穴何時歸來，赤穴回答：「光陰似箭，但最遲也不過秋天吧！」，左門再次逼問，赤穴遂回答說：「那麼就定重陽佳節的那一天，我一定歸來」左門則說：「屆時將以菊花薄酒款待。」

四、以死赴約：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常聞古人云：「人不能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遂囑付妻子曰：「君死之後，且勿下葬，待吾弟張元伯至，方可入土。」囑罷，遂自刎而死。魂駕陰風，特來雞黍之約，萬望賢弟憐憫愚兄…。

菊花之約：

忽記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里，魂能行千里」，於是自刎而死，乘今夜魂駕陰風，特來赴約，望賢弟憐憫愚兄。」

五、相信鬼魂赴約，並予回報：

當張劭確信范巨卿以靈魂前來赴約後，隨即辭別母、弟，遠赴山陽葬兄之屍，而在「菊花之約」的內容中亦作同樣的安排。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張劭遂拜辭其母曰：「不孝男張劭，今為義兄范巨卿為信義而亡須當往弔。…母需蚤晚勉強飲食勿以憂愁，自當善保尊體。劭於國不能盡忠，於家不能盡孝。徒生於天地之間耳，今當辭去，以全大信。」

菊花之約：

第二天，左門拜辭母親說：「吾自幼專研學問，於國不能盡忠，於家不能盡孝，徒生於天地之間，而吾兄一生為信義而終，我應到出雲為兄埋葬遺骨，以全大信，母親請自善保尊體。」

從 菊花之約 中可以看到許多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的影子，但上田秋成並非僅是一位翻譯家，所以秋成在改寫時，為符合當時的社會風俗民情，也有其創作的部份。在形式上 菊花之約 因為是一篇讀本小說，所以它不像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是話本的形式，並且內容上也有下列幾點的不同：

一、社會背景：

范巨卿 是以中國明代中葉的商業社會亦是科舉時代為背景。

菊花之約 是以日本戰國時代，爭權奪利；不講信義的武士社會為背景。

二、人物角色的設定與安排：

由於兩篇的社會背景不同，所以在人物角色上的安排亦不一樣。

范巨卿：秀才張劭（字元伯）、老母、弟弟、商人范巨卿及其妻。

菊花之約：儒者丈部左門、老母、妹妹；武士赤穴衛門、輕薄兒赤穴丹治。

三、相遇的地點：

范、張二人是在赴京應考的途中相遇，張劭為照顧范巨卿，放棄求取功名的機會。左門是到鄰居家談古說今時，見赤穴患病，遂就近照顧。

四、結義後的發展：

范巨卿中的二人由於相遇在赴京應考途中，所以結義後即在當地分手。比起菊花之約中左門與赤穴結義後，左門便引赤穴拜見母親，二人的關係更推展到家庭的情形，顯有不同。

五、「大丈夫以義氣為重，功名富貴乃微末耳」一句在文中的作用：

在范巨卿中此句話是照顧者張劭所說，那是在范巨卿因自己誤了張劭的功名而感到內疚時，張劭藉此句話表明自己講義氣不重功名的操守，以消除范巨卿的心裡負擔。菊花之約中說出這句話的卻是被照顧的赤穴，用意是當左門母親感嘆自己的兒子所學的諸子百家學說，不能為世所用，赤穴用以安慰左門母親的話，亦即表揚左門對朋友的盡義行為，已具備了武士的節操。所以相同的一句話，在兩篇內容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

六、相會日期的訂定：

范巨卿為了至張劭家登堂拜母，遂以分別當天後的一年為再會之日，而分手當天正好是重陽節，所以說是順興而定的日子。赤穴在左門一再逼問下，估算返回故鄉探聽虛實後再回來相會，大約所需的時間不會超過秋天，遂以秋天裡較重要節日「重陽節」作為再會的日期，所以是推算的結果。

七、等待心情的描述：

在左門等待赤穴時，作者秋成除了在當日自然景觀的描述內容與范巨

卿 中大同小異外，更增添了一段路上行人的對話，這一段對話出自三種人的口中，所談的內容各不相同，但卻都與「時間」有關，似有隱喻的作用如：

(一)「今天是入京的好日子，作買賣的好預兆」是想像赤穴今日是赴約的好日子，以及一早就開始準備迎接赤穴返家的欣喜。

(二)「海面這麼平穩，早知道一早如果從明石出發的話，現在也該行駛到牛窗港了，年輕人反而膽小，白白多浪費錢。」年輕人並答說：「因聽說上次殿下去京都，從海路由小豆島到寶津時遇到風浪，情況悽慘，所以害怕發生同樣的情形罷了。請息怒，過了漁橋就可以嚐到好吃的蕎麥麵了。」這段老武士對遲遲未能儘快抵達目的地的而產生的抱怨，想像赤穴從遠方趕路恨不得早點趕到播磨國；而年輕武士的勸慰，則有提醒赤穴注意安全性與鼓舞左門繼續等待的決心。

(三)馬僮對著馬生氣的說：「笨馬，沒長眼睛是不是？」然後一面慌張的按著馬鞭，一面加快腳步追趕馬匹。這一段似乎讓讀者想像赤穴趕路時焦急的心情。

上田秋成獨創加入這一段行人對話的內容，表面上看起來與主題毫無關聯，實際上卻巧妙的將左門等待赤穴的心情表露無遺，並且由於這一段的烘托，使本篇情節發展的起伏變化更加明顯，這是秋成運用戲劇的手法，藉著讀者的想像，製造出高潮的最佳效果。誠如山口剛評述說：「門外熱鬧的景象，強調左門內心的焦急，行人的對話也將左門的鄉里播磨加古丁的情景描繪出來，這段構想是最巧妙不過了。」(註十)

八、以死赴約的動機：

赤穴自被囚禁後失去自由，每天惦記著赴約的日子，最後自刎身死，藉著靈魂履行了大丈夫重信義的節操。而范巨卿回故鄉後，因忙於從商養家，忘了赴約之事，從鄰居的提醒，才突然想起，遂自殺以履行約定。對此，日本學者勝倉壽一曾述：「范巨卿因為妻子的牽累，忘了約期，卻又為了張劭自殺身死，達成所說的承諾，其間令人產生不調和的感覺。」(註十一)依此看，赤穴的行動似乎較能博得同情，而范巨卿的死則有些表現過度之感。

但是細想之，對范巨卿而言，張劭為了照顧他，捨棄當時一般士人視為唯一出路的功名利益，以盡朋友之義，而自己雖曾想過放棄商賈，試圖赴京應考，結果應考不成，反誤了張劭求取功名的機會，回到家後卻仍為商賈用心，竟忘了相約之期。與張劭的人格一比，自己是如此的庸俗與卑微，因此為了感念張劭的救命之恩，決定以死赴約，以全大信，算是在生命終了還能保有士人的高尚節操，對自己的生命價值意義作一個交代。而赤穴謁見尼子經久後認為無法與其共事，所以無久留的必要，同時被幽禁在富田城內想起與左門的約定，在對自己前途的絕望和不能履行信義的苦惱下，「赤穴為了一舉解決對左門的信義和對原來君主鹽治的忠義，唯有自殺別無他途，雖然赤穴的自殺和原著一樣是為了遵守和左門的承諾，但除此之外，他還含有對君主的忠義之情」(註十二)，所以赤穴的死是含有些被迫性的。實際上，「菊花之約」中左門對赤穴的態度從開始的為赤穴醫病到二人分別時，一再逼問赤穴再會的日期及最後前去出雲，收拾義兄遺骸的表現一直都是以主動的態度，和張劭、范巨卿之間，一往一還的表現不盡相同。

九、盡義（回報）的動機與方式：

左門得知赤穴為履行諾言已自刎身死後，悲痛逾恆，於是向母親請辭，希望前去出雲收拾赤穴遺骸，這一段無庸置疑的亦是得自 范巨卿 的構想，文中亦有多句與原著相同，惟左門前去出雲是出自個人的主動意願，而張劭則是受范巨卿的「肯為辭親到山陽一見吾屍，死亦瞑目無憾矣。」之託前去山陽。

左門到了出雲地方，見到丹治並引用 商鞅列傳 中公孫座「先君後臣」的忠義操守，當面斥責丹治的不仁不義，並拔刀刺死丹治後逃離出雲。而 范巨卿 中的張劭則在見到巨卿的棺木，並於弔祭之後亦舉佩刀自刎而死，這種以死回報義兄的赴約與左門拔刺死丹治後即逃離出雲的內容情節是截然不同的。表現出日本的武士道為義「復仇」的精神。

七、〈菊花之約〉的文學意義

經過前面幾章的比較，我們可以了解從 山陽死友傳 到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除了文体外，內容情節亦因時代的更替與現實環境的不同作了重大的改寫。而由中國的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到日本的 菊花之約 我們更可以看到在改寫的內容中，雖然使用了許多相同的詞句，但所表現出來的情節含意卻不一樣。

誠如劉介民先生在《比較文學方法論》中談到「一個作家接受一個主題或題材要重新表現，他必然要加入自己靈魂中的一點東西」(註十三)又「文學作品乃屬於文學傳統之中強調創作成就的社會性，它不僅是許多作品的累積，也是反映社會、文化、人生的整體。」(註十四)上田秋成創作 菊花之約 時，很明顯的在取材上雖然受了 范巨卿 的影響，但因作者本身的文學造詣、人生體驗、社會環境及文化習俗等因素的不同，使得兩篇同中有異，表現出不同的風格。

壹、作者本身的人生體驗與文學造詣：

秋成在年幼時曾經病危，在醫生也放棄醫治的情況，養父趕至加島稻荷神社，祈求神明的幫助，終於保住秋成的性命，自此秋成每月必至加島稻荷神社參拜。六十八歲時，為了感恩神明所賜與的生命，特地齋戒沐浴，並且吟誦六十八首和歌，獻給神明。也因為這個奇蹟的出現，使秋成相信生命是得自神明及神明存在的事實，而信仰神明更是引發秋成相信怪異、神奇並以中國豐富的神怪小說為最佳之創作泉源。

秋成亦是一位讀書人，拜過許多學者為師，有教授儒學的五井蘭洲、俳諧的高井几圭，國學的加藤美樹（即宇万伎，為賀茂真淵的門人）。二十歲左右以「漁焉」為俳號，開始踏入文學之門，三十歲時憑其才氣，著手寫浮世草子後期的八文字屋本，以「和譯太郎」的筆名相繼出版《道聽耳世間猿》和《世間妾形氣》後於一七七六年以「剪枝畸人」筆名完成《兩月物語》其後又有《異本膽大小心錄》、《古葉剩言》、《櫓及汕》及《萬葉集》的選釋和總論《金砂剩言》等著作的出版。秋成雖對俳諧、小說、和歌很有造詣，但卻拒絕招收學生，即使在生活發生困難時亦不例外。所以在 菊花之約 的

內容裏左門介紹赤穴給母親時，母親曾說：「吾兒無能，所學不能為世所用，所以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現在拜你為兄，希望你能好好教導他。」對現實生活中把研究學問當作是一種遊藝而不以此為營利手段的秋成來說，這段話或許也曾是其養父母曾抱怨過的吧！另外，秋成曾行醫濟世；亦有一位已出嫁的妹妹，所以從《菊花之約》中人物的設定、照顧病患時細心的態度，可以說是上田秋成本身際遇的寫照。

依鵜月洋《雨月物語評釋》中，列出上田秋成完成《雨月物語》一書所參考的書目超過百本，其中包括中國與日本的歷史、哲學、小說典籍（註十五）等。因此秋成飽覽群書經過吸收、消化後加以選擇、鑒別，使得有些借鑒、模仿和移植都有自己的創意和新的色彩。

貳、社會現實環境：

《菊花之約》裏的武士在左門細心的照料下，病情漸漸恢復，於是道出自己的身世與經歷，這一段內容上田秋成脫離了《范巨卿》的陰影而以日本《陰德太平記》（註十六）卷二所敘述的有關日本戰國時代的真實故事尼子經久事件和富田城戰爭（十七）為背景所改寫，依鵜月洋的解說：「據史實記載『赤穴』這個姓在古代日本出雲國松江鄉（現在的島根縣松江市）是地方豪族，但其中並沒有查到『宗右衛門』這個名字」（註十八）。而范巨卿與張劭則在後漢書《范式傳》有所記載，馮夢龍藉由真實的歷史人物來推展朋友之間的信義情誼。文中的張劭雖然因留下來照顧范巨卿使他沒趕上在考場上發揮讀書人應有的主張與抱負，但他卻把「讀書人」應有的胸懷與節操在實際生活中實踐了。或許這是馮夢龍藉此安排以對當時科舉制度的批判及警惕一般人過於重視商業利益而忽略了講求信義的情誼。反觀上田秋成則是以虛構的人物將歷史故事推展出來，藉以闡揚當時武士社會中日益低落的信義節操。尤其在秋成所描述的，因為丹治的不仁不義，致使赤穴被幽禁起來，延誤了約會之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有身死以靈魂赴約。所以作者為了當時社會環境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安排，使赤穴可以說是因為不義之士（即輕薄兒）之陷害而死。因此以一般小說大都具有表揚好人，懲罰壞人的作用

及出自一位勸善懲惡的作家—上田秋成之手筆，丹治應該要接受懲罰。也就是秋成再次脫離《范巨卿》的內容而增加了左門對丹治的質問和砍殺，對上田秋成來說，作這樣的安排實有一舉數得的功用：

- (一) 符合當時武士社會「報仇」的行為，尤其在元祿十五年（西元一七〇二年）幕府發生了「赤穗浪人復讎事件」已在社會贏得讚賞與推崇（註十九），所以左門的一擊，比較能滿足讀者的期待。
- (二) 左門對丹治的質問內容對本篇闡揚信義的主題，更有加強的作用。
- (三) 對丹治的一擊不但刺死了丹治，更砍殺了當時社會中道德低落的所有武士。

換言之，上田秋成藉由增加的這一段內容，給予當時武士最嚴厲的評擊。

參、文化習俗的不同

上田秋成為了寫出日本式的《范巨卿》，有一些內容雖然對劇情的發展並無影響，但因中日文化的差異與習慣的不同，秋成也作了改寫：

一、故事篇名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是以主角姓名與待客之禮取名，再加上「死生交」將劇情點明出來，而《菊花之約》則因為重陽節亦是菊花盛開的季節，以自然界的變化取名，所以較有美感，令人遐想。

二、對重陽節的描述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 (1)「光陰迅速，漸近重陽」
- (2)「是日天晴日朗，萬里無雲」
- (3)「今蚤鄰右送茱萸酒至，方知是重陽節」

《菊花之約》：

- (1)「光陰迅速，下枝的茱萸染上了紅色，牆邊的野菊艷麗的開著，是到了九月的季節了。（丐日傻及崎 卞支仁煩斗五化、票靱及茱萸緝 炮五、鹿漪及沓日腑艷夫支井卞、嗅崎卞手卅日厄）」
- (2)「菊色濃溢，又不僅限於今日。（腑及緝仇五反竹孔及心井反）」

(3)「是日天晴日朗，萬里無雲」(滿支韁徽化、燦峇卞推及凶切中手卅仁)

中國對重陽節的描述僅從時間的來臨對當天天氣概略描述，鄰居送來重陽茱萸酒等簡單明瞭的敘說，而秋成則改由從九月時的自然景觀，當天菊花盛開的氣氛來描述。

三、菊花的擺設

張劭和左門二人分別在重陽節當天均起得特別早，打掃草庭，佈置屋內，但張劭是「遍插菊花於瓶中」，而左門則是「黃菊、白菊二枝三枝的插在小瓶中。(疵腑仄日腑 韃趕韃凝孖卞醮)。」上田秋成何以連這種小細節都要加以改寫，筆者相信他絕不是玩弄手法，而是以「遍插菊花於瓶中」的景象對日本人來說，在視覺上的感受應是零亂而不是優雅的。我們可以從直至現在為止中日兩國插花的形態來看，中國是熱鬧而華麗，而日本起居室因普遍空間較小，所以所插花的形式常是較為簡單而優雅。

四、待客之道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1) 漸近重陽，「劭乃預先蓄養肥雞一隻，杜釀濁酒。」

(2) 重陽當日則「...呼弟宰雞炊飯」

(3) 張劭見到范巨卿即說：「兄既遠來，路途勞困，且未可與老母相見，杜釀雞黍，聊且充饑。」

(4) 張劭對范巨卿勸食時說：「兄食雞黍後進酒，若何？」

菊花之約：

(1) 重陽當日「解囊準備買酒飯(毛井凶少竹撰 及澀毛允)」及「買美酒，煮鮮魚(撰毛沽夫蟒評毛瞄化廚卞 孔)」

(2) 左門見到赤穴即說：「母親等了很久已先進房休息，我去請他出來(牝拍手謹歹太化、佻仇公午脈赭卞 日六傻孔今引今六引中日六氏 午中尺月毛)」

(3) 左門對赤穴說：「兄既日夜趕來身心俱疲，請先小酌一杯，再去休

息。(泔卞物毛糧化坐仄儂孔卞艘手瘁簫手泚木儂孔屯仄僧卞域 潼
化歇穢蛟尺午化)」

由中日兩篇作品中為客人準備的食物可以看出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觀念中，是以養「肥雞」，釀「濁酒」等最豐盛的食物來招待客人。但日本的左門卻是以「一枝菊花和薄酒等待」，到當天「解囊準備買酒飯」、「買美酒和鮮魚」等一直表現出美感的追求和因日本四周環海，以魚為主食的生活習慣。另外張劭見到范巨卿後，未等拜見母親就先請范巨卿食用雞黍，而左門則先想到請母親出來。飲酒的順序也是不一樣的，中國的是「食雞黍後進酒」，日本的則是「先小酌一杯，再去休息」，蔡華山教授在「歌心」(註二十)中提到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飲酒方式時，談到中國人先進食後飲酒，日本人先進酒後進食的不同習慣，這點在二篇作品中也表現出來。

八、結 語

文學受到社會影響，作者通過作品又影響社會，日本學者麻生磯次曾說「文學作品是作家個人的成果，同時也是時代所有身分、階級、團體等的綜合意識的產物。」(註二十一)不同的時代和階級，就會產生不同象徵該時代，屬於該階級特色的文學作品，如中國文學史上的殷商社會的巫術文學、唐朝詩的興盛、明代的白話小說甚至現代的「鄉土文學」以及日本平安時代的「貴族文學」、室鎌倉時代的「武家僧侶文學」和江戶時期的「町人文學」等都與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此外，國與國之間民族習性的差異也是影響文學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麻生磯次對此亦有如下的述說：「人種的特性是決定文學性質的原動力，風土氣候是文學的培育所」，又「一個民族擁有本身固有的性情與生活方式以展開其特有的歷史，而該民族的特性就在該民族自己的文學中被反映出來。」(註二十二)因此研究文學不僅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更可以透過文學探知時代背景、社會環境與民族習性。

菊花之約 的文學世界所追求的是武士道的基本倫理精神，是《兩月

物語》所有故事中最能反應現實社會的作品。有多位中、日學者對本篇均給予肯定。而筆者以為，姑且不論《菊花之約》本身故事情節的優劣，惟它已發揮了短篇小說最大的功能。顏元叔先生在《翻譯與創作》中說：「短篇小說是有大企圖的小東西，...短篇小說借著意象與象徵一個詩、一個字、一件物品，便可以影射那遼闊的人生意義。」（註二十三）誠然，上田秋成能以短篇小說有限的篇幅，製造情節的高潮，並且藉著一首詩「青青春柳，莫植家園中，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亦離。楊枝逢春染新綠，輕薄人兒無還期」、一個字「信義」及一件物品「菊花」影射了「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功名富貴乃微末耳」的武士精神，達到了教化社會的功能，才是它最高的評價。

註 釋

- (註一) 引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丹青圖書公司印行，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初版)頁四二一。
- (註二)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文化圖書公司，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頁一八〇~一八五。
- (註三) 干寶原著，《搜神記》(世界書局重印本，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出版)，
- (註四) 蔡東帆原著，高陽校閱，《後漢通俗演義(二)》(風雲時代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頁六~八
- (註五) 引季國平，《元雜劇發展史》(文津出版社印行，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初版)頁三四一。
- (註六) 引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初版)頁九三九。
- (註七) 明·洪楸編撰《清平山堂話本》(世界書局印行影印本，中華民國四十九年)。
- (註八) 室町幕府時期的應仁元年(一四六七年)日本暴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戰亂--應仁之亂，長達十一年。戰亂結果加速室町幕府的衰亡，各地守護代或家代或家臣等逐漸抬頭，取代君主而掌權如足利將軍的實權轉到管領細川氏手中，細川氏的實權又轉到部將三好氏，而三好氏的實權卻為部下松永氏所奪，整個社會流行一股下剋上的風氣，進入了所謂戰國時代。
- (註九) 採鷓月洋，《惚崎坻賄剗澄》(角川書店，東京，昭和四十四年三月十日初版)頁一〇五。
- (註十) 引山口剛，《惚崎坻賄弁賄》 別冊現代詩手帖卷之三—上田秋成 (思潮社，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頁二三五。
- (註十一) 引勝倉壽一，《惚崎坻賄厭避狨》(項圈請 本件正 昭和五十二年九月)頁八一。

- (註十二) 萱沼紀子，《蔗嶽妣喀及壑釵》(自笠間書院，昭和五四年三月) 頁八三。
- (註十三) 劉介民，《比較文學方法論》(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五日出版一刷) 頁二三七。
- (註十四) 同註十二，頁一九七。
- (註十五) 同註八，頁七〇七~七一二。
- (註十六) 《陰德太平記》作者香川宣阿，完成於一六九五年；於一七一二年發行，乃記述日本戰國時代至安土桃山時代以毛利氏的霸業為中心之相關軍事記事。
- (註十七) 尼子經久出生於出雲(現今的島根縣)，自祖父上野介持久始即為佐佐木之部屬；擔任出雲的守護代，直至經久因不聽命，遂為佐佐木定賴所放逐，鹽治掃部介繼而為富田城主。經久放逐期間，伺機復仇，於文明十七年(西元一四八五年)除夕夜，與出雲地區之豪族山中鹿之介合謀，攻打鹽治，奪取富田城(即為富田城事件)。後再討伐三澤、三刀屋等當地豪族，最後統一全境，領土擴至因幡、伯耆。
- (註十八) 引同註八「赤穴宗右衛門」解說，頁一一九。
- (註十九) 元祿十四年(西元一七〇一年)赤穗主淺野長鉅在江戶城本丸松將長管幕府的首席高家(專司禮儀的官職)吉良義央殺了一刀，後來自己切腹自殺，其家臣自家老大石良雄等四十七蕃士，為報主君之仇，於翌年集合在江戶的吉良義央家裏，實踐「仇討」的行動，最後幕府為了表彰國法，命令這四十七位蕃士切腹自殺，結果掀起社會的震憾，並為世人所尊崇而稱之為「赤穗義士」。
- (註二十) 蔡華山， 狹統及禾巨斥 蒂菜，《東吳學報》(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會發行，台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頁八二。
- (註廿一) 麻生磯次，《噉裊妣喀午醜嶺妣喀》(三省堂，東京，昭和二十一年五月出版)，頁五。

(註廿二)同註十七，頁四。

(註廿三)顏元叔，《翻譯與創作》(香港小草叢刊，民國六十一年出版)頁三二七。

參考文獻

中文著作：

1. 劉崇稜，《日本文學欣賞—古典篇》(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2. 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水牛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一日)。
3. 李達三、劉介民主編《中外比較文學研究，第一冊(上)》(臺灣書局)。
4. 劉介民，《比較學方法論》(時報文化出版，台北，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五日)。
5. 譚嘉定，《三言二拍資料》(維明書局，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
6.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丹青圖書公司印行，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初版)。
7.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文化圖書公司，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8. 干寶原著，《搜神記》(世界書局重印本，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出版)。
9. 蔡東帆原著，高陽校閱，《後漢通俗演義(二)》(風雲時代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
10. 季國平，《元雜劇發展史》(文津出版社印行，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初版)。
11. 顏元叔，《翻譯與創作》(香港小草叢刊，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出版)。
12. 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13. 明·洪楸編撰《清平山堂話本》(世界書局印行影印本，中華民國四十七

年，國家圖書館藏)。

14. 張清榮，《話說說話：三言二拍名篇賞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編，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15. 梁淑靜，《白蛇傳與蛇性之淫的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
16. 拙著碩士論文《兩月物語之研究》(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六月)。

日文著作：

1. 沓龜熨芮，《嗤壑妘喀及 滔》(犒書房，昭和五二年六月十日出版五刷)。
2. 褐笏童，《蔗嶽及蒂菜》(文理書院，東京，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初版)。
3. 臍錄燠懦，《嗤壑莊唱凝濩》(笠間叢書，東京，昭和五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發行)。
4. 蕨輒褐芮，《幻妖及文學曉龜蔗嶽》(三一書房，東京，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一版)。
5. 鵝月洋，《惚畸坻賄刳澄》(角川書店，東京，昭和四十四年三月十日初版行)。
6. 山口剛，《惚畸坻賄弁賄》 別冊現代詩手帖卷之三—上田秋成 (思潮社，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
7. 勝倉壽一，《惚畸坻賄厭避狘》(項圈請 本件正 昭和五十二年九月)。
8. 萱沼紀子，《蔗嶽妘喀及壑釵》(自笠間書院，昭和五十四年三月)。
9. 麻生磯次，《嗷裊妘喀午醜蕪妘喀》(三省堂，東京，昭和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10. 山口剛，《惚畸坻賄弁賄》，收自別冊現代詩手帖卷之三-上田秋成、(思潮社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
11. 趙姬玉，菊花及約 午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日中言語文化比較研究》第二號(日中言語文化比較研究會，台中，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

日本 菊花之約 與中國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之比較

邱 湘 惠 著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目 錄

一、摘 要	1
二、中國的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2
三、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之淵源演化.....	4
四、 山陽死友傳 與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之比較...6	
五、日本的 菊花之約	7
六、 菊花之約 與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之比較....	11
七、 菊花之約 的文學意義.....	17
八、結 語	22
九、附 表	24
十、註 釋	28
十一、參考文獻.....	30

